

葛 竞 著

生命的
Shengming
de Yanse 颜色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葛 竞 著

GEJING ZHU

生命的
Shengming
de Yanse
颜色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葛 竞 200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命的颜色/葛竞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4. 11

ISBN 7-5313-2753-8

I. 生… II. 葛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81252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0599 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选题策划部 主页: xuanti.chinachunfeng.net

阜新京都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	印张: 10.25 插页: 2
字数: 255 千字	印数: 1—10 000 册
2004 年 11 月第 1 版	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责任编辑: 黄 梅	责任校对: 白 光
封面设计: 冯少玲	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】第一章【

风擦过面庞，似乎已经从耳中钻进了身体，旋转不停。

“有个故事你听过吗？一个农夫上山采药，不小心掉下了山崖。慌乱之中他拉住了崖壁上的藤枝。爬是爬不上去了，下面又是深渊，农夫吊在那一时不知该怎么办。这时恰好有一个老僧路过，老僧探头看了一眼，说……想知道说什么吗？”

“不！”声嘶力竭的怒吼，却掩盖不住的疲惫。

一个孱弱的男人站在高耸的楼顶边缘，脚步零乱，身体像片薄纸般晃着。他身后，是明艳而耀眼的蓝天白云。天气晴朗得令人恍惚，似乎只应出现在梦中。

那个声音轻声说：“老僧说……松手。”

男人愣了，他在炫目的日光中用力眨眼，试图看清楚眼前的一切。

正在说话的那张面孔，很熟悉。俊朗的轮廓，浓眉上扬，那双眼睛最令人印象深刻，目光宁静而光润，掩饰不住睫毛阴影下的柔和光泽……是贺南之医生。楼顶上还站了很多很多的人，有医生，病人，还有警察，人人面露惊惶，而贺南之却神情坦然，声音平静得像是两人坐在湖边垂钓，不紧不慢地轻声闲聊。



男人茫然四顾，忽然醒悟到了什么，目光里充满敌意：“你让我死？！”就像是为了证明什么似的，他向后移了移摇晃的脚步。

有人忍不住轻声惊叫起来。那是贺南之身后一个短发的年轻女孩，面庞清秀，眉目舒朗，她叫韦梦瑶，也是医生。现在，她的视线不停地在贺南之和自杀者之间穿梭，比周围的人都要更焦虑，其实，梦瑶更多的是在为贺南之担心。

几名警察都皱起了眉，目光中多了几分疑虑，挺直了腰，随时都准备好冲上去。

贺南之却向男人平静地摇摇头：“我让你放平心态。我们都必须面对这件事，你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。”

男人像被狠狠击了一掌，身体摇晃。

韦梦瑶不由得紧张地握起了拳头，手心儿里都湿了。

贺南之又说：“但你未必是最不幸的。你可以扭头朝下面看一眼，满街的人，他们都很健康，自信，面带笑容……但你想过吗？每天都会有很多人猝死。也许是车祸，也许是心脏病，也许是个傻瓜一时冲动起了杀念。谁知道，什么样的情况都会发生，生命瞬间就会消失。他们可能连逃生的机会都没有……而你有！”

男人愣住了，他开始认真听着贺南之的话。

“至少，你会有两到六年的潜伏期，这段时间你尽可以好好的生活，做你想做的事儿，什么都来得及！你还可以选择治疗，延长自己的生命，或许有逃生的机会，还有很多你想都不敢想的好事……但有一点听清楚了，你如果现在跳下去了，那一切就都不存在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男人怔在原地，心里某个地方被触动了。

贺南之明白，关键的时刻就要来了。他得抓住机会，这毕竟不是闲聊。那个站在他面前的人，随时都有可能纵身跃下深渊。

“现在，我会慢慢走过去。我希望你能把手给我。如果你

不想，你认为我说的没一点儿道理，你可以下去。自己决定吧！”贺南之伸出手，慢慢朝男人走去。

男人呆呆地看着贺南之，他的狂躁被贺南之的平静和坦然冷却了一些，呼吸困难似的喘着气，疲惫地眯起了眼睛。

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。

后面的人都在紧张地盯着这一幕，每一秒都像被刻意拉长了。但紧张的气氛里有一种奇怪的安逸，似乎人们都忘了这是活生生的现场，以为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戏剧演出，男主角总会安然无恙，他那么镇定，对一切都成竹在胸。

一切都会转危为安。

韦梦瑶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，似乎已经跟着贺南之一起走向悬崖边缘。

男人忽然绝望地大喊一声，“别过来！”

只剩一臂之遥。

那么近，太近了。似乎贺南之随时可以扑上去，抓住他。

可贺南之还是平静地站住了，看着男人。

男人紧张地喘息着，他想做些什么，手脚却又像被看不见的绳索捆住，艰难地咽着口水。

“当”的一声，男人的脚碰到了什么东西。那是个啤酒瓶，绿玻璃上布满了污渍，正在他周围缓缓打转。

男人神经质地咧了一下嘴，他飞快地抄起酒瓶，向自己的手掌拍了下去。酒瓶在男人的手里爆裂开，无数碎玻璃碴儿四处飞溅。

韦梦瑶捂住了自己的嘴，眼睛不自觉地含了泪水。

贺南之愕然地站住了。

男人抬起手，满手的血和碎玻璃。他笑了，多了几分邪恶，他伸过手来，“来吧！”

韦梦瑶尖叫：“别过去！”谁都知道，碰到了那只手，就等于推开了死亡之门。大概只有精神崩溃的人才会使出这样狠



狠的一招。

人群一阵乱，有的病人被紧张的气氛刺激了，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，要向楼边冲，被医生按住了。几个警察快速地朝贺南之跑过去。

男人忽然朝外退了一下，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声，“站住！再过来我就跳下去！”

几个警察站住了。

男人站在楼的边缘，半个身子已经悬空，一阵儿风都能吹下去。他死死地盯着贺南之，带着嘲弄的冷笑，像个想给大人找麻烦的坏孩子：“来啊！”他晃了一下血淋淋的手。一滴如残阳般鲜红的血从指尖滴落下去，瞬间在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几辆警车和消防车正停在下面的大街上，火柴盒似的。车流如蚁。

拥挤嘈杂的人群中，有人饶有兴趣地抬头看着，和周围的人大侃特侃。他来得早，正不停口地把前半段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。

那滴血“啪”地落在那个说书人的脑门儿上。

周围一下子安静了。那人咧咧嘴，立马儿没声儿了。

此刻，楼顶上，时间静止一般寂静，只听见那男人粗重的喘息声。远处的白云在楼群上方移动，缓慢悠闲得如白鲸徜徉。

贺南之的手悬在空中，不由自主地哆嗦。许久，他朝后面的警察示意了一下，让他们别动。贺南之知道自己绝不能再犹豫了……他把手伸了过去，离那只淌血的手越来越近。

鲜红的血一滴滴落在水泥楼顶上。

贺南之没去看那只淌血的手，他让自己的目光一直停在男人脸上。

就在两手将要相握的那一刻，男人猛地将自己的手缩了回去。

贺南之感到意外，不由睁大了眼睛望着对方。

男人看着贺南之，那一瞬间，所有的委屈都涌上来了，他

忽然哭了，软软地蹲下去。一丝欣慰从贺南之脸上掠过，他冲过去紧紧抱住那个男人，把他拉了回来。

远处的人冲了过来，把他们围住。韦梦瑶扑过来，不顾一切地抓过贺南之的手，愣住了，脸色变得煞白：贺南之的手上都是血。

血！谁的血？

不知过了多久。

韦梦瑶脑袋里好像塞满了东西，太阳穴阵阵作痛。她隐约记得被撞得翻倒在地的推车，四处滚落的药瓶，惊慌失措地闪开的人群，贺南之匆匆穿过走廊的背影……而现在，她面前是急速的水流，贺南之受伤的手被清澈的水包裹着。

贺南之慢慢抽出手，韦梦瑶不顾一切地抓过他的手：手心有几道划痕，但没流血。

贺南之轻声说：“还好。”

韦梦瑶也松了口气。她看着贺南之，心头忽然一阵悸动，不可抑制地狠狠攥了一下贺南之的手。贺南之疼得咧了咧嘴。

韦梦瑶感觉到自己的失态，她掩饰地拽过一条毛巾，低头替贺南之擦手，低声说：“我还以为你流血呢。”

贺南之看了她一眼，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不必说出来，他也明白她心里想的。贺南之抽出手看了看，安慰她，“现在不是没事了。”

韦梦瑶固执地摇摇头：“不，你还是做个检测吧，毕竟……是这种事。”

贺南之刚要说什么，一个护士匆匆推门进来。

韦梦瑶和贺南之没时间再多想刚才的事了，新的问题又出来了。

有个年轻女孩在血液筛查中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，可是医院却找不到她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女孩可能根本不知道



自己的情况有多严重，还像个正常人似的生活在人群中，恋爱……结婚……这种事最让贺南之心里发沉。在联系地址那一栏，只留下“蓝调俱乐部”几个字。

表格上的白纸黑字令贺南之心里压上了沉甸甸的石头，这个叫柳荷心的女孩只有二十六岁，而且……她已经怀孕了。

傍晚，华灯初上。路灯凝固的光点儿，就像是投到了水中，化作了车流游移的光。

贺南之正在开车去蓝调俱乐部的路上，似有若无的轻柔音乐萦绕在车厢里。他的确需要静一静，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：能找到柳荷心吗？该怎么对她说出……那个令人无法接受的消息。

说实话，就在今天上午，那个自杀的病人已经令他感到身心疲惫了，真想好好歇歇。可是，作为医生，又是站在死神门口的医生，他没有退缩的余地。

路口的红灯亮了。贺南之停下车，轻轻呼了口气。

一辆色彩鲜艳的小车从旁边的车道疾驶而来，像只莽撞的小动物似的，“哧”的一声急刹车，还是窜到了停车线以外。

小车毫不客气地往后快速倒车，弄得后面的汽车大按喇叭。小车大大咧咧地停在贺南之车旁。车里传来吵闹的RAP，整个车子都在跟着强烈的节奏蹦跳。

贺南之的思绪被打断了，他扭头望去：小车里摆满让人眼花缭乱的小玩意儿，脚底下安着蹦来蹦去的小猪麦兜，还有屁股会闪光的蜡笔小新……挤得满满的车厢像个小型玩具店。

驾驶座上是个年轻女孩，彩色的棒球帽遮住了大半面孔，只能隐约看见她线条柔和的侧影，一个不太老实的小翘鼻子，水果糖般圆润的嘴唇，俏皮大眼睛在夜色中亮闪闪的。女孩嘴里跟着哼唱着，身体跟着音乐有节奏地摆动。

小车发出的巨大噪音完全盖住了所有声响，吵得让人心烦，贺南之关掉自己的音响，把车窗摇紧，皱着眉看女孩。



女孩用余光发现了贺南之的神情，却并不转头看他，伸手去调音响。

贺南之目光柔和了些：还算知趣儿。

没想到，女孩故意夸张地一旋按钮，竟然……把音量调到了最大。

现在好了，整条街道都能清清楚楚地听见那首英文歌，强烈的节奏震动着地面，加上五颜六色的灯光，简直就像个露天的大迪厅。

贺南之目瞪口呆地看着女孩：这种人真是……

开始，女孩故意绷着，满脸一本正经，似乎这一切都和她无关似的。可是，大概贺南之发呆的表情实在逗人，她终于忍不住“扑哧”一下乐了。

贺南之摇摇头，无可奈何地苦笑着，他都没注意到绿灯已经亮了。

女孩面带微笑，向贺南之挥挥手。小车轰然启动，“呜”地直蹿到贺南之车前。车后窗玻璃上挂着牌子，闪闪发光地晃了贺南之的眼：“别追了，你吻不到我。”

没等贺南之反应过来，小车已经一溜烟开走了，很快消失在车流中。后面一片鸣笛催促。贺南之手忙脚乱，他这个老司机几乎忘了是该先放手刹，还是先挂挡。

要是下回见到这个疯丫头……狼狈之中，贺南之想着。

没想到，他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。

贺南之将车开到蓝调俱乐部停车场，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车塞得满满的，也许今天的运气真的不好。他几乎想打道回府了。

可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糟糕，就在贺南之前面，忽然有辆车启动开走了。贺南之松口气，他上了一把，准备倒车，

几乎同时，一辆小车风驰电掣地从远处驶过来，一打轮直



接钻进了那个车位。

贺南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：居然就是刚才那辆车！他忍不住使劲按了下喇叭。

女孩推开车门跳下来，好像没听见，边看手表边飞快地打开后备箱，眼花缭乱地搬下许多大大小小的道具箱子，放到旁边的手推车上。一个巨大的箱子几乎是从车厢里“滚”出来的，那个大家伙实在太沉，根本无法再挪动一步，女孩看着大箱子，一筹莫展。

偏在这时，贺南之又在她身后狠狠按了下喇叭。

女孩这才发现身后的车子，她迟疑一下，径直跑到贺南之车前。

贺南之看出来，女孩已经认出了他……她总会有点儿不好意思吧。

出乎贺南之的预料，女孩露出灿烂的微笑，是那种遇见朋友似的亲切笑容，她隔着车窗玻璃比划着，那意思很明显：自己赶时间，要贺南之下来帮忙，

贺南之瞪眼看着她：她居然还要自己帮忙？到底是谁的大脑出了问题？

女孩似乎没“读懂”他的神情，“咚咚”地敲着玻璃催促，鼻尖上蒙上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儿。

这一刻，贺南之忽然冒出点儿恶作剧的念头，他的嘴角微微一挑，显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，贺南之慢慢地把玻璃摇了下来。

女孩露出了微笑，松了口气，想说什么。

贺南之毫不客气地“堵”住了她的话：“再见吧！”他一模一样地学着女孩刚才的样子，向她挥手再见，一踩油门开走了。

女孩站在原地，气愣住了。就在这时，她的手表“滴滴”地响起来。她已经迟到了！女孩没时间再去生气，她匆匆跑过去，拼尽全身力气去拖那只大箱子，可那家伙只是晃了晃，几

乎纹丝没动。

贺南之微笑着将车开出了停车场，比起刚刚取得的胜利，绕远儿停车就算不了什么了。

也许他的同事和病人都不会相信，在这一刻，那个冷静的、智慧的医生怎么会快乐得像个小男孩？

半个小时以后，贺南之走进了蓝调俱乐部的大厅。所有位子都坐得满满的，甜蜜的爆米花香味和微醺的酒香充满了大厅的边边角角。

一个滑稽的魔术师正穿梭在观众席中，他脸涂成小丑的模样，却一本正经地穿着黑色礼服，戴着大礼帽，只是那衣服特别宽大，能同时装进好几个大胖子。魔术师举着一柄小小的玩具渔竿，四处张望，在他眼里，整个大厅就干脆是一个大池塘。

在一张桌子旁边，魔术师一本正经地把渔钩垂进了装满冰块儿的玻璃壶中，认真等待，周围一阵轻轻的笑声。

魔术师一甩竿，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竟然真的从冰壶里跃了出来，水花四溅！四周一片欢笑和惊叹声，魔术师自己似乎也大吃一惊，像个小孩似的兴奋地举着大鱼炫耀。

贺南之也忍不住微露笑意，他跟着侍者向自己的座位走去：经理晚些时候才会过来，他得耐心等待。贺南之和魔术师擦肩而过，两人的目光很快地碰触了一下，魔术师向贺南之微微一笑。

哦？那神情似乎挺熟悉。

一个小男孩追着魔术师，缠着要他再变出一条鱼来。魔术师故作无可奈何地答应，渔钩只是凭空一晃，已经多了一条红彤彤的大金鱼。小男孩瞪圆了眼睛，可突然，金鱼摇头摆尾竟然挣脱渔钩，掉进了小男孩的衣领！

小男孩慌了神儿，脱了衣服，在魔术师的暗示下，拉开自己的裤子低头找鱼。其实，那金鱼早就到了魔术师手中的水杯里，全场爆发出哄堂大笑。



魔术师大步走上了舞台，动作夸张地比划着，表示要邀请一位观众上台表演。许多人都争先恐后地举手，人们好像已经在那热烈的气氛中都变成了小孩子。

贺南之刚在桌边坐定，一束明亮的聚光灯忽然泻落到他身上。舞台上，魔术师正向他示意，邀请他上台。

贺南之连忙摆手推辞。

魔术师蹦跳着带动全体观众鼓掌请他上台，周围的人都笑着大喊着催促贺南之。贺南之无奈地站起来，走上了舞台。

魔术师摆出警察的姿态，淘气地伸手作成“手枪”，示意先要搜身。在众人的笑声中，贺南之乖乖举起双手。魔术师毫不客气地伸手到贺南之衣袋、裤兜儿中摸索。

一只黑糊糊的脏袜子被掏了出来，接着竟然还有咬了一口的汉堡包。魔术师惊讶地看着贺南之，捏紧自己的红塑料鼻子，那样子像被臭袜子熏得快昏倒了。

台下一片哄笑。贺南之后悔上台来了，他可不习惯被当成小丑。他尴尬地笑笑摆手想要下台。

魔术师紧追几步，抓住贺南之的衣袖，竟从他的袖口里掏出了一只牌子：“别追了，你吻不到我。”

观众笑得喘不过气来，有人被饮料呛着了，大声咳嗽。

那牌子！

贺南之的脑中闪现出刚刚路上那一幕：没错，这就是那辆车上的！那么眼前这个魔术师……贺南之站定，走回来凝视着魔术师。

魔术师一本正经地与贺南之握手，眼睛却闪烁着调皮的光。

竟然又是她！贺南之心里泛起一种糟糕的预感：又会有什么麻烦了！果然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魔术师已经得意地走开，神秘地向大家展示一块名牌手表了：就是刚刚还在贺南之手腕上的那块。

魔术师转身蹦蹦跳跳朝旁边跑去，忽然，她被自己的大皮

鞋绊住，脚步踉跄，似乎就要摔倒。贺南之忙要去扶她，魔术师却灵巧地闪开了，台下又是一阵笑声。

怎么会总是上她的当！贺南之在心里苦笑。

魔术师不知从哪儿掏出一把巨大的铁锤，在地板上敲得咚咚作响，顺手把手表扔进一只黑丝绒的布袋。魔术师把大铁锤递给贺南之，示意他对准布袋子里的手表猛砸。

不由自主的，贺南之犹豫了。

魔术师狡黠地笑了，她向贺南之挤挤眼睛。

台下有观众兴奋地喊：“锤啊！锤啊！”还有人忍不住了嘲笑：“这是魔术！你还当真的了？”

真的，这只不过是魔术。谁当真谁就是傻瓜！

贺南之举起锤子，可真落下时却还是心疼了，只是轻轻一沾。

魔术师轻蔑地吹了声口哨，不耐烦地夺过锤子，瞄准了一阵“砰砰”猛砸，布袋子里传来稀里哗啦的碎裂声。

虽然知道是假的，可贺南之还是忍不住皱了皱眉，这表对他有着特殊意义，这是他用第一次拿到的薪水买的，是在美国工作的那一年。

魔术师大大咧咧地摇晃布袋子，里面哗啦哗啦地响成一片，她探头向里面看看，捏出好多小齿轮，还有玻璃碎片，胡乱扔给贺南之。

贺南之苦笑着接住，即使再担心，现在也已经晚了，只能盼着这场滑稽闹剧快点儿演完。

魔术师大大咧咧地示意贺南之不必着急，她会给他修好。她从自己裤袋里掏出了好多乱七八糟的小玩意：什么玻璃弹球儿、金属别针……通通都塞进布袋，乱摇乱抛布袋，自己也跟着转圈儿跳跃：天哪，这就是她的修理方式！

台下安静下来。观众都微笑着等待“魔力”出现。

就在这时，魔术师的身体忽然猛地摇晃了一下，她勉强伸手接住空中落下的袋子，可已经站立不稳，坚持着蹒跚了两



步，一把抓住贺南之，跌倒在舞台上。

贺南之不由自主地伸出双臂，自然而然地托住了魔术师，心里却在自嘲地想：也许这又是她的玩笑。

“帮我一下！”魔术师在贺南之耳边低声说，她的声音听上去有些虚弱，好像在用尽全身的力气吐出那几个字。

贺南之愣住了，他敏锐地感觉到：出了什么问题，这场表演似乎就像在走钢丝，现在十几米高空的钢丝已经出现了裂口儿，而那演员却浑然不觉，面对微笑踏向危险之旅。

台下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、笑声，大家以为魔术师又是在开贺南之的玩笑。那些声音都像是在催促着：不能停啊，演下去！演下去！

魔术师勉强支撑着身体站起来，轻轻推开贺南之走到台前。她徒手变出了一个铁盒，里面装满了酒精。接着，她想划燃一根火柴，可手却抖得厉害，划了几下都没划着。

贺南之走过去，握住她的手。火柴“噼”地一下着了。魔术师脸上掠过一丝意外的表情，微微一笑，示意贺南之把火柴丢进铁盒里。

贺南之握着她的手，把火柴丢了进去，铁盒里腾起熊熊火焰。

魔术师在拼命眨眼，她的眼前已经陷入一片模糊之中，肩膀也在微微颤抖，就像一片秋风中瑟缩的树叶。魔术师强打精神，把布袋投入熊熊燃烧的火焰中，表示要把手表重新锻造。在满场观众的眼中，她还是那么兴奋而充满活力，仿佛魔力真的会发生在她的身上。

观众席一片寂静，大家屏息静气地看着火焰中的布袋。

贺南之却目不转睛地看着魔术师，只有他能感到她的虚弱。这一刻，他脑海中闪现出那只向他伸过来的手，那个站在高楼边缘的人。

舞台上，鼓点急促起来。模糊的视线中，魔术师伸手到火焰中拿出袋子，又慌张地把它高高抛起，好像那是烫手的山芋。

魔术师准备跳起来要去接那布袋，这是魔术最后的关键时刻。

灯光、音乐都在堆积着，要把那气氛扬到最高点。

偏在这时，魔术师却眼前一黑，软软昏倒在地。贺南之快步上前一把扶住她。

布袋在大厅的天花板下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向下坠落。人们的视线都跟随着空中的黑丝绒布袋。只有贺南之的目光停留在魔术师脸上，在她耳边轻声呼唤，可魔术师却毫无反应，似乎已经沉沉地跌入了梦境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布袋重重地摔到了地上！

魔术师一下子被声音惊醒，惊讶地看着眼前的一幕。片刻，她挣脱开贺南之的搀扶，站起来。

大厅里安静下来，大家都隐隐感到发生了意外。

贺南之走到舞台边上拾起布袋，从里面掏出手表，一束舞台灯光落到手表上，表壳已碎，指针静静地停在刚才的时间上。

前几排的观众忍不住低声议论起来，人们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舞台上的两个人。

贺南之轻轻把表壳上的碎玻璃扒拉掉，用手指拨动手表指针。

全场一片寂静。

魔术师慢慢走到了贺南之身边。

贺南之却重新戴上了手表，用另一只手随意转了转表针，笑了：“谢谢！以前总是这东西控制我，什么时候上班，什么时候吃饭……现在，终于轮到我控制它了。”

观众哄然大笑，响起掌声。阴差阳错的纰漏成了精心设计的大噱头。

魔术师也笑了。她凝视着贺南之，那目光里有温暖的感激。

贺南之把手伸给魔术师，俩人轻轻握了下手。贺南之顺势凑到魔术师耳边：“你没事吧。”

魔术师笑了，也低声耳语：“没事，那是魔法。”

贺南之一怔。那一刻，两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，好像整

个大厅只有他们两个最亲近。

贺南之正发愣，魔术师蹦跳着拉着贺南之谢幕。台下响起一片观众热烈的掌声。贺南之觉得好玩：什么时候自己也成了表演者了。有人来引导他下台，而魔术师向他挥挥手，匆匆消失在大幕后面。

回到后台，魔术师坐到了桌前，摘下大礼帽，露出一头长长的秀发。表演一结束，她所有的活力似乎也被跟着大幕关上了，只剩下虚弱和疲惫。她摸摸自己的额头，闭眼休息。

化妆师姚杰经过魔术师身后，拍拍她肩膀：“颜倪，怎么啦？”

魔术师惊醒：“没事，刚才闹得太厉害了，歇口气儿，你忙去吧。”

姚杰：“司机同志休息好，待会儿我可搭车啊。”

魔术师俏皮地敬礼：“为人民服务。”

化妆师又忙去了，魔术师慢慢擦掉脸上的油彩，露出秀丽的面孔，她又从魔术师变回了那个年轻女孩颜倪。她的目光落到桌上的布袋子上，拿起来，里面“哗啦”一声掉出手表的玻璃碎片。

夜渐渐深了，喧嚣逐渐沉积下来。

一间典雅的中式茶馆中，有一桌人静静地品茶聊天，是韦梦瑶和她父亲韦韧，还有她家的老朋友张阿姨和李伯伯，他们刚刚从国外回来。韦韧是仁爱医院的院长，应该也算是梦瑶和贺南之的领导了。可他看上去更像个温文尔雅的学者。

韦梦瑶给周围的长辈倒茶，举止优雅，先给老太太斟绿茶，再给老先生斟红茶加奶。

张阿姨抿了一口茶：“还是瑶瑶细心，这么多年不见，还记得我们两个老家伙的口味。”

韦梦瑶笑了：“人家都说，喝茶能看个性。张阿姨呢，像绿茶，直爽。李伯伯是红茶，沉稳。正好互补。”